

动盪的一九〇五年

薩波托斯基著

韋 光 譯



动盪的一九〇五年

三 部 曲 之 二

〔捷克〕薩波托斯基著

軾 光 譯

希 欽 校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Antonín Zápotocký
BOUŘLIVÝ ROK

1905

根据俄译本 А. Запотоцкий «БУРНЫЙ
1905 ГОД»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4) 译出。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003 号

中央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1174 字数 256,000 开本 88×1168 公厘 $\frac{1}{32}$ 印张 $11\frac{9}{16}$ 插页 2

195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6000—8000 册

定价 (3) 1.10 元

目 次

第 一 章	日什可夫区出租的房子、它的住戶和“波将金”号起义	1
第 二 章	工人和资产阶级对俄国事变的不同反应	37
第 三 章	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鋒約瑟夫·菲謝尔、沃诺克拉斯的一个石匠	62
第 四 章	舒馬瓦村和它的孩子——瑪丽揚卡	99
第 五 章	情况复杂化，特别是瑪丽揚卡的命运多乖	122
第 六 章	为什么社会主义者召开大会，为什么瑪丽揚卡害怕他們	147
第 七 章	日什可夫出租房子里一个平常的夏天的星期日	171
第 八 章	一个学徒和一个师傅的故事	196
第 九 章	在“白天鵝”举行的大会和俄国革命的真相	213
第 十 章	弗兰达·加邦因侮辱人受审訊	220
第 十 一 章	俄国革命也喚醒了有“铁饭碗”的职员	229
第 十 二 章	布拉格的青年示威游行和戴羽毛章的警察	242
第 十 三 章	布拉格是怎样准备总罢工的	250
第 十 四 章	布拉格总罢工的一天	262

第十五章	东尼克了解到单有一种权利是不够的,还 必须要掌握政权.....	268
第十六章	东方的暴风雨迫近了.....	284
第十七章	一些一目了然的文件.....	299
第十八章	以后将是我們当法官.....	306
第十九章	震撼了布拉格的三天.....	314
第二十章	只教育人們是不够的,还必须改变 客观条件.....	338
第二十一章	新的总罢工及其結局.....	342
第二十二章	弗兰达和东尼克分道揚鑣.....	354
記后		365

第一章 日什可夫区出租的房子 它的住戶 和“波将金”号起义

在什底特里大街上，日什可夫^①小礼拜堂的临时鐘楼的鐘声响起来了。它的铁舌震人心弦地撞击着青銅的鐘壁。吊梁吱吱嘎嘎地顫动着；周围的房屋也在吱吱嘎嘎地顫动着；达里米洛街上的、后墙和日什可夫小礼拜堂的临时鐘楼毗連的那幢房子顫动得尤其厉害。現在正为日什可夫的居民盖一所新教堂，目前礼拜暂时在实科中学的小礼拜堂里举行，所以盖了一个临时鐘楼。在堅固的梁上吊着一座几吨重的大鐘——大肚子直径长约一公尺半，它的铁舌有铁匠用的双柄大铁槌那么大。“乒，乒”——鐘声在那些总是相信自己有罪孽的日什可夫人的耳朵里轰鸣。日什可夫人惊醒了；达里米洛街上的居民也惊醒了。

日什可夫出租的房子都是一个模样：一边临街，一边是院子，院子深处有低矮的敝棚，拱形的大門对着街，院墙和邻院隔开。隔壁的房子也是一边临街，一边是院子，每层楼都有铁走

① 布拉格的工人区。——俄譯本注。

廊環繞着，院子的一角有木台阶的陰暗的螺旋形樓梯通向走廊，從露天走廊有門直接通到住宅。房子臨街的那一邊都是單間的住宅：一間廚房——窗戶對着院子，一間住房——對着街，邊廂都是單間。整幢房子好象一個大鷄窩，走廊上的房客仿佛栖木上的母鷄，管院子的老婆好象一只羽毛蓬亂的孵卵鷄，管院子的老头簡直就跟公鷄一模一樣。我們這裡也跟日什可夫的許多出租的房子一樣，管院子這一職務是由國王陛下的警察^①擔任的。

我們的故事發生在一九〇五年。日什可夫，這個日什可夫人喜歡稱它作共和國的地方，是一座獨立的城市。它不屬於布拉格的範圍，日什可夫的居民跟維諾格拉特^②的居民一樣，堅決反對把自己這一區劃歸大布拉格市，他們舍不得自己的市自治局，自己的市議會，和自己的市長。因為日什可夫的市自治局有它自己的歷史、自己的沿革和軼事。日什可夫人以此而自豪，例如，他們把市自治局指給外來參觀者看的時候，從不忘記問：“為什麼日什可夫市自治局鐘上的指針是鍍金的呢？不知道吧？因為這是日什可夫市自治局唯一不偷東西的手。”^③的確，日什可夫市自治局以貪污受賄而著稱，當地的貸款處不是不久前才破產的么！日什可夫象布拉格的其他郊區一樣，在迅速地成長着；日什可夫年青的資產階級也跟所有的資產階級一樣，想趕快發財。他們不放过任何一個發財的機會；剝削工人的勞動，勒索自治局，偷竊貸款處。“過食槽而不大嚼大吃，才真是傻小子。”這就是日什可夫資產階級的座右銘。

日什可夫也是區行政中心，因此這裡有皇帝國王陛下的區

① 作者這裡指的是：當時警察的制服上都裝飾有羽毛。——俄譯本注。

② 和日什可夫相鄰的一個區。——俄譯本注。

③ 捷克談話語，稱鐘上的指針為雙手。——俄譯本注。

警察局长，除了市的、这里还有国王陛下的国家警察局。它象布拉格以及其他捷克城市的警察局一样，保护奥匈帝国的利益；它保护哈布斯堡王朝和统治者国王陛下法郎士·约瑟夫一世的安宁。皇帝和他的财政大臣们要节约，因此他们给警察的薪水并不丰裕；可是另一方面，警察局却有許多权利。加列尔·哈弗里切克^①早就写过：“天啊！如果我是警察的话……。”国王陛下的警察都是官方人士。他们穿着制服，佩带武器，他们有权用国王陛下的名义来行动和逮捕人。他们的薪俸虽然菲薄，但却有許多特权。首先，这是终身的职业：“收入虽少，但却可靠。”其次，他们有制服，有带一簇羽毛的帽子，腰上束着刺绣的腰带，有指挥刀和手枪，有响亮的头衔和称号：如“督察”、“区专员”、“政府参事”以及诸如此类等等。此外，警察还允许用额外收入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也正在这样做。他们有許多可捞油水的事情，这些事情和其它额外收入要看等级而定：大头儿们庇护大盗和大骗子手，小头儿们庇护小偷。布拉格警察局的刑具保护那些妓院老闆、各式各样干黑市买卖的人，警察局准许赌场老闆不遵守“警戒”^②时间，听任赌博等等。简言之，警察是那些干见不得人的事的各种流氓无赖的庇护者。这些流氓无赖由于采取不乾不净的手段，钱来得容易，因此就能够向警察行贿，而且也正是在用金錢或实物贿赂他们。

許多警察同时又是管院子的人，这无论对警察或是房东都是大有好处的。因此，日什可夫的許多出租的房子里，警察局都派有自己的人。住户不仅受房东的监督，并且也在警察的眼睛

① 加列尔·哈弗里切克-波罗夫斯基是十九世纪的一位捷克著名的讽刺作家。——俄譯本注。

② 是一种法定时间，在此时间内饭館酒店一律停止营业。——俄譯本注。

的监护之下。哪兒管院子的是警察，哪兒的房东也就有好处，因为他用不着担心警察会检举他；人行道上沒有撒沙子和沒有打扫干净；墙檐塌下来砸着过路人的脑袋；或者其他违反規章的事情。管院子的警察是不会控告自己和自己的主人的啊！

在我們达里米洛街的那幢出租的房子里，住戶們刚刚醒来，这幢房子管院子的人也是警察。

一扇窗戶对着边厢三层楼的走廊，窗前有窗帷摆动，一个姑娘的面孔时而从窗帷后露出来。房里半明半暗，听得見睡覺的人們安詳的呼吸声。

这里住着裁縫車赫尔一家，說实在話，他并不是裁縫，而是“做行活的”，凡不为顧客縫衣而是为別的裁縫或商店縫衣的裁縫就叫做“做行活的”。車赫尔一家付了房东第二季度的房租，搬到日什可夫来，才不过一个来月。你只要想想：从布拉格的中央大道——那兒車赫尔有一家时装公司——迁到偏僻的达里米洛街，工人住的日什可夫来，就知道这是一次不愉快的迁居了。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車赫尔破产了。他想装大闊老，但沒成功。他从莫拉瓦的普罗斯特鄂夫来到布拉格时是一个裁縫助手。

車赫尔是富农的兒子。你們都知道，在这样的家庭里有什么样的規矩。为了不讓庄园分得太零碎，产业由长子繼承；給女兒們多少嫁妝，要看新郎的家境而定；新郎是小康之家，是貧农，还是雇农。小兒子念書，而最小的——特別是在那些孩子很多的家庭里——就送去学手艺。別彼克·車赫尔倒霉得很，年紀最小，便只好去学手艺了。普罗斯特鄂夫——这个哈納茲州的中心，是个有名的裁縫城，于是別彼克就去学裁縫。这行手艺虽然是他自己挑的，但并不是因为他对这一行有所爱好，只是因为別彼克的确有些哈納茲富农的派头，他想假装成公子哥兒的样子。

既然已經不得不做手艺人，那么他就挑一个能象公子哥兒的职业吧，这就是他为什么不喜欢任何一种所謂“脏手艺”的原因。做钳工嗎，穿着工作服跑来跑去；干細木工呢，围裙上糊滿了胶水，搞油漆匠么，髒得渾身都是油漆——这一切都有損哈納茲农家的兒子的体面。至于学裁縫那就不同了，这行手艺不会把人弄得很脏，手仍然軟綿綿的，再給自己縫上一套最摩登的服装，那就儼然是位大老爷了。只要服装华丽，举止文雅，誰也想不到你是个裁縫呢。

十五岁的乡下小伙子正是这样想的，他天真而謹慎地相信这一点，并且坚决地遵循着自己的决定。任何人和任何东西都不能使別彼克放弃这个幻想。

学徒时期对他說来并不艰苦，父亲給他交費，母亲每達到普罗司特鄂夫的市場上来时，总給师娘悄悄地塞些什么的，有时是一罐黄油，有时是一只小鷄；总之，是种按季节情况帶到市場上来卖的商品。別彼克年紀最小，正如人們常說的是“老兒子”，所以他是家庭的宠兒和媽媽的小寶貝。

母亲非常不同意兒子将来做裁縫。她也曾幻想讓他成为老爷，她个人也曾希望兒子是个大学生；但是她知道这只是自己的空想而已。因为別彼克沒有学科学的才能，还在家里上小学的时候，他就不如同年的孩子，而且还留过級。显然，如果哈納茲的乡村教士讓一位財主的兒子留了級，而这孩子的母亲又是在“賄賂”上滿不在乎的，那么也就只好这样了。

于是小別彼克·車赫尔学会了裁縫手艺，在服兵役以前，就在普罗司特鄂夫当裁縫助手。媽媽仍然暗地里塞給兒子一些什么的。靠媽媽帮忙，他把自己打扮成公子哥兒的样子。但不久他就应征入伍了，受过軍事訓練后，我們的小別彼克被派到“軍

服部”工作。这是万能的司务长的意思，而对司务长却又是那些哈納茲的珍品^①和别的礼物起了作用。因为即使自己的“老兒子”在部队里，媽媽也是沒有忘怀的。据奥地利军队里說，“軍服部”的青年都是些完全“受庇护的孩子”。他們不用干軍役的一切重活，完全有可能摆闊。而小別彼克·車赫尔也的确会打扮，他在这方面很出色。他有哈納茲小伙子的修长而漂亮的身材，鬚曲的头发，哈納茲人深深的扁桃形的眼睛……小伙子舞跳得不坏，斯洛伐克的歌也唱得不錯，打扮起来温文尔雅；因此他走桃花运是不足为奇的。服軍役期間和役滿后，小別彼克有过許多罗曼史。小別彼克落落大方，会利用女人；还在小时候，他就利用媽媽和她的慈祥；軍役更教会了他利用容易輕信別人的女僕人，因为許多士兵都是这样干的。为什么当兵的就不能化別人的錢呢？哪怕是一个穷女僕人的錢？为什么不能用一点兒娇飾的柔情，用坚貞不渝的爱情誓言来安慰这可怜的人兒呢？她每天每周每月都在歇斯底里的太太們的任性和专横下忍气吞声，她不是也应该有权利享受一点兒乐趣和散散心嗎？一个姑娘，要是她能送給自己心爱的人一些惬意的东西，偷偷地塞給他一些礼物，为他付錢，她会多么高兴啊！……至于可怜的女孩子的这些錢、来得多么不容易，她得如何省吃俭用才能积攒这些錢。值得在这些問題上費心思嗎？至于要怎样遵守坚貞不渝的爱情誓約，这問題也值得考虑嗎？——泛泛說来，这些是否需要考虑呢？多荒唐的事情！要知道許諾言的不是哈納区，門牌几号几号的农家子約瑟夫·車赫尔，許諾言的是第六十四步兵团的士兵、英俊有为的小別彼克啊。

① 这里指的是肝泥溜腸。——俄譯本注。

而且当兵的会老是当兵嗎？只要兵役期一滿，这位漂亮的小兵对輕信的姑娘們許下的諾言、責任和誓語也就全部結束了。既然这样，为何不享受享受人生，奢侈逍遙一番呢？即使化的錢是那些可怜的姑娘們的。

別彼克正是这样考慮問題的。他充分地領會了“愉快的奧國兵役”的道德觀。这种道德觀也很合他的口味。他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它。不仅在兵役期間，在他以后的一生中，在复員后他被派到布拉格以后，他一直是忠实于这种道德觀的。

在二十世紀初期，一个裁縫助手的工資是絕對不够把自己打扮成公子哥兒的。但是別彼克·車赫尔下定决心，無論如何要象公子哥兒那样生活。这是一个難題，特别是当双亲的資助突然中断的时候。老人們都退休了。^① 退休的老人是不能乱化錢的，即使他过去是哈納茲庄园的主人。因此，別彼克不得不自己照顧自己，他开始琢磨搞額外收入，服兵役在这方面給他准备了条件和經驗。他知道有一种輕信的妇女，她們不会拒絕使人一見傾心的青年美男子的什么事情，这种妇女能毫不犹豫地立刻牺牲一切。不过我們应当为車赫尔說句公道話，他并沒想要人家为他牺牲一切，他实际上所需要的只不过金錢而已。他很快就了解到一个真理：上了年紀的女人更能舍得錢。于是小別彼克·車赫尔就象常說的那样，在她們身上动脑筋了。他讓她們来供养自己，也不限制自己于唯一的对象上，他很实际而又有耐心地寻覓自己的幸福和有保障的未来。最后終於找到了，至少在他自己是这样認为的。“国民政治报”^② 帮了他的忙。这是一种

① 捷克乡下有这样一种风俗：老人把财产都交給兒子們，自己就由他們来贍养，按契約从他們那里領取食粮和一定数目的养老金。——俄譯本注。

② 一种資產階級的報紙。——俄譯本注。

为一切人和一切事服务的报纸。車赫尔是它的、特别是它的广告栏部份的勤勉的讀者。他在广告栏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那种女人，她渴望着青年男子，理想无私的爱情，下面的启事引起他的注意：

青年寡妇，拥有一家时装公司，現覓公司經理一位，須是年青 貌美举止文雅的知識份子，來函附照片，請寄本报管理处“征婚者”收。

車赫尔写了一封应征信，附上自己的照片。結果，就被聘了，成为时装公司的經理。几个月后，他已經是在布拉格有家大时装公司并在馬利恩巴德^①有分公司的寡妇安娜·索庫波娃老閨娘的丈夫了。

索庫波娃太太第一次出嫁是在二十岁的时候。她本是簿記員的女兒。她出嫁的原因是因为媽媽在“国民政治报”广告栏內为她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对象。那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妇女时装公司的老闆，他想为自己找一个年青貌美的姑娘作妻子，她能光荣地代表公司。原来索庫普先生比簿記員的女兒整整大二十五岁呢。但是这并不碍事，媽媽說：“好女兒，你只要想想：費迪南大街的公館，布拉格和馬利恩巴德的时装公司，这就是說冬天住在布拉格而夏天在避暑地度过。这种机会是难得的呀，你該用双手抓住它才是。”

避暑旅行意味着尽情的享受和幸福，对于这，簿記員的老婆苦想了一輩子也沒有想到。

春天一到，那些官員們家里，除了关心去不去避暑，到哪兒去避暑外，再沒有別的心事。別墅——这是官太太們相互訪問和喝午后咖啡时談得最热烈的話題。避暑旅行——这是天之驕子

① 捷克最著名的疗养地。——譯者注。

用来打败比自己运气較差的对手的最高王牌。避暑旅行意味着一个人在社会的阶梯上踏上了真正上流社会的一級，他敢做凡夫俗子所不能做的事。因此，簿記員的妻子沉溺在幸福之中。对她說来，再没有什么同意不同意的理由了。她一想到自己的女兒和时装公司老闆索庫普的婚礼时，簡直就会抖起来。你只要想想：女兒將到馬利恩巴德去，并且不只女兒，她——一个簿記員的太太，也將能到女兒那里去作客！这該是多么开心的事！而当她在审計官太太家里作客，回答一个普通問題：“今年您打算上哪兒去，亲爱的簿記員太太？”的时候，她能一板一眼地說：“我还不知道呢，很可能是——到馬——利——恩——巴德去”；这又是一个多么大的胜利啊！哎呀，我的上帝！这只傲慢的小火雞、法院參事顧問的妻子臉都气白啦！多少年来，她趾高气揚地吹噓自己的避暑旅行，然而她去的最好的地方也不过是別洛格拉特、門舍里、或塞米哥尔克而已。而她呢！一个簿記員的太太却要去馬利——恩——巴德！

我的上帝，不是只有真正的名流、公爵、伯爵和甚至加冕的貴族才去那兒的么？而所有这些人，簿記員太太都將亲眼看到他們；之后，整个冬天，她能对熟識的太太們談这件事情，沉浸在她們羡慕的幸福之中。不！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只在于拥有別人所沒有的东西。这个簿記員太太、愚蠢的外省母雞，从小所受的教育就叫她相信这一点。直到現在，別人都在她面前夸耀这种幸福和快乐。而她这个可怜的人兒呢，当回答您夏天打算上哪兒去的問題时，通常只能說，“到乡下去……。”可是在乡下过夏天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仅官吏們的太太，就連低級取員的妻子也下乡去的。在官員当中，去乡下旅行不能算高級；去乡下旅行誰也不会感到惊讶，也不能引起誰的羡慕。这只能在小鋪子的老闆娘

或洗衣妇面前夸夸口，在普通人的老婆面前吹吹牛。这本来也是实话，因为工人的老婆不敢做官太太們敢做的事。要知道，她們充其量也不过是鉗工、木匠、石匠这等人的妻子而已。她們在社会阶梯上站的踏級要低得多。她們当然夏天哪兒也不去。哎，再说这些可怜的人兒也不会好好地安排自己；如果在那里，她們一定会很不自然呢！比方說，住在五层楼的那位可怜的瓦涅奇柯娃将会怎么办呢？她有三个兒子，丈夫在柯尔宾卡^①工作。要是她突然到了馬利恩巴德，在真正的名流中間，她这可怜虫将感到怎样？她这穷女人会連帽子都不知怎样戴才好啦！她没有那种“派头”，她又能在哪兒学得到这种派头呢？一个笨女人！

所以婚礼举行了，一个簿記員的二十岁的女兒嫁給了一位四十五岁的时装公司老闆弗·索摩普。是的，他年岁很大了，他是个胖子，秃头，但老是面帶微笑，衣着雅致；而最主要的是他是布拉格和馬利恩巴德的两家第一流时装公司的老闆，是皇族的供应者。他卖衣服給贵族、闊太太和高級軍官。靠棉花和別的巧办法，他能把贵族的畸形兒和貴族出身的患关节炎的畸形老头打扮成具有一副漂亮的外貌——他們这副外貌，如果不是在白天，那么至少在貴族們的沙龙和舞厅的灯光下是勉强过得去的。

簿記員太太的幻想实现了。她把年紀青青的女兒嫁給一位年老的献媚者之后，便到了馬利恩巴德。这么一来，一切都很如意。簿記員的女兒有着任何貴妇人都要妒嫉的风姿。索摩普又是服装艺术方面的大师，他到过巴黎，設計出許多的确很新奇的样式。于是他的太太就成为他理想的广告了。他把她打扮起来，

① 捷克老百姓对捷克过去的最大的工厂之一“柯尔宾—达森克”的称呼。

——俄譯本注。

送她到剧院去，讓她去散步。她扩大了他的妇女时装公司的声誉，吸引了新的顧客。如果某女顧客定做了一套索庫波娃太太試过的衣样，并且付了許多錢，那么，索庫波娃太太当然就不再有权利穿著同样的装束了，不管这身衣服对她多么合适。这里也正反映出資產階級道德的特征，誰也不能穿著我所穿的衣服。資產階級的太太如果在自己的競爭者身上看到同自己一样的装束，那她会馬上暈过去。穿上摩登的連衫裙！这就是自尊自重的資產階級太太們的理想。起初，由于这件事，在夫妻之間常常引起爭吵。但是后来年青的太太終於承認丈夫的要求是正确的，为了公司的利益，她服从了他。

八年之后，时装公司老闆家里出了一桩喜事：生了一个女兒，名叫娜宁卡。对这件事，时装公司老闆很难容忍。因为他本人深信，同时也根据許多医学界名流的証明，他是一个絕對的阳痿病患者，他不能相信馬利恩巴德在他的晚年会起这么好的作用。然而，作为一个富有理智的人和企业家的，他没有讓这件丑事公开。家丑只能損害蒸蒸日上的企业，一个为上流社会和高級娼妓服务的男女时装公司的老闆是必需珍視公司和自己的名誉的，他必須保住面子。

因此，女兒突然出世的唯一后果就是不許太太待在馬利恩巴德。时装公司老闆不想再增加家庭成員。而且索庫波娃太太生小孩以后已經胖得不能当誘人的模特兒，从公司利益着想，索庫波娃太太再穿著精美的服装出現在避暑地上散步，也就成为不合时宜的事情了。她現在与其說能为公司增光，还不如說更能給公司丢脸。連胖太太們在定做服装时，也不愿在胖模特兒身上看到自己定的那种服装的。服装應該在体格匀称的模特兒身上展覽，才能使女顧客相信連衫裙能遮掩粗曠的美，并使她們变

得淡雅宜人。于是索庫普決定，既然他的太太現在有了家，她就應該献身于家庭。在这种情况下，索庫波娃太太的任何抗議都无济于事，馬利恩巴德是和她絕緣了。

但是結婚二十年后，索庫普先生突然去世了。他中了风。这是所有胖子的下場；如果他們生活优裕、爱吃好的、貪杯；如果为他們服务的人使他們能漫无止境地滿足自己的一切怪癖的話，那就更能得这种毛病。

索庫波娃太太在四十岁上成了寡妇，留給她一个十二岁的婚女兒娜宁卡和布拉格及馬利恩巴德两家时装公司。

索庫波娃知道自己不能經營企业。为了事业未来的繁荣和发展，就需要有一个精明强干的男人。

并且她自己也想再回到青春时期，享受人生乐趣。廿年的婚后生活使她虛度了自己的芳年。为此，索庫波娃太太懂得自己必須找到一个精明强干的青年丈夫。

于是在“国民政治报”上就出現了一則启事，这启事很快得到答复。照片、会唔、言談和举止都說明約瑟夫·車赫尔正是这样一种力量，它在各方面都能滿足一位失去青春的太太、两家时装公司的主人。

这么一来，这个为一切人和一切事服务的报纸、“国民政治报”的声誉，在索庫波娃太太和車赫尔先生的心目中大大提高了。原来是“国民政治报”在忠实地履行它的股東們的諾言——給予每个人他所寻求的东西，不論这是政治方面、經濟方面或是私人的事情。因此，“国民政治报”也永远是不問政治的报纸，它为各种人的需要服务。它为奥国政府、哈布斯堡王朝和幻想国家自决权的捷克資產階級民族主义者服务；它为麻醉捷克人民的教权派和空喊革命万岁的“爱国的”胡斯教徒服务；它为社会道